

## 再见,浴锅

2024年2月8日,旧俗农历小年夜,我自上海返回武进。晚饭后,我在家里的那口著名的铁锅里泡了一个澡,洗净了一路风尘。

母亲坐灶窠堂负责烧火,父亲坐灶窠堂边上的椅子上,弟弟则给泡在铁锅里的我搓背。一家四口,聊的都是拆迁的事以及未来的家常安排。

很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铁锅里洗澡了,不只是2024,而是我的余生。过去冬日回家,当晚我总是喜欢在铁锅里泡个澡,洗净风尘;离家的时候,也喜欢泡一次,干干净净远行。不久的将来,这口锅,连同和它相邻的我的书房,以及另一个太阳能浴室,也将为了理想的理想,失去我本以为永固的安身之地。

这洗澡的铁锅,故乡俗称浴锅。旧时武进东南亦即原阳湖片农村常见,苏锡常等其他地方也有。在旧时农村,这口铁锅是农家拥有的铁锅中最大的一口,而且是最不经济的一口锅。

旧时农家灶台多三眼灶或两眼灶,中锅小锅用来煮饭炒菜,大锅用来煮猪食,用得频繁。但灶台灶口大锅更大的,就是洗澡用的铁锅,因其主要功能是人洗澡,故名浴锅。浴锅旧时通常砌在猪圈茅坑附近。我家现在是装在专门的浴室里。之所以说不经济,是一年不用了多次。洗澡多用在农忙时和天凉时,天暖和后不用;另一个功能,就是过年杀猪时用拖汤褪毛。我小时候只知道浴锅这两个用处,后来母亲告诉我,旧时杀了牛,浴锅还用煮牛头,只有浴锅能放下牛头。灶台上的锅是活动的,可以卸下来刮锅底灰,破了还可以补;但浴锅是固定的,通常不刮锅底,破了就要拆下来补好或换新的重装。所以,农村上过去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浴锅,通常是富裕之家,或者人口众多人家才有。我家属于人口众多,是和堂叔一家拥有一口浴锅。村里没有浴锅的人家,要洗澡,得抱着稻草去关系好的人家借,还得客气请主家地位最高的人先洗(当然主家也不会)。洗完澡还得收拾好。

铁锅洗澡,会烫屁股。不过锅里通常能找到一处不是特别烫的地方,毕竟浴锅多是生铁铸造,粗糙,厚薄并不均匀。为了防止烫屁股,通常还会用一块面略带弧形的木板垫着,这木板俗称乌龟板,以其形似乌龟。水凉了,可以烧火,冬日晚上铁锅泡脚,泡透了特别舒坦,不怕冷。但旧时浴锅洗澡,绝非今天似的一个两个人洗,而是一家人洗,农忙时甚至一个生产队许多人都来洗;洗澡有排序,位尊为先,妇女殿后。我读高中后相当于旧时秀才了,所以拥有了抢头汤的权利,一直到如今,那么多人先后在了一口锅里洗澡,如今回想,都不寒而栗,但过去村人自嘲“浑水洗萝卜,越洗越白”。

江南不缺水,过去却缺能源,缺柴火,所以才舍不得换新锅。如今这个问题不复存在了。旧时洗澡,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尤其秋收后生产队派汤,浴锅周围人多,就是吹牛胡吹家长里短的地方。

我家这口洗澡的铁锅,确实担得起“著名”两字。铁锅洗澡,或许在我之前故乡也有人写过,不过我至今没有读到过。倒是乡邑友人著名雕刻家白先生,年轻时曾留下一张在铁锅里抱着还没学会走路的女儿一起洗澡玩水的照片,大概是

他夫人拍摄的,如今他都已经当了外公好几年了。这张照片网上有,流传不广。

2010年,我写了一篇《浴锅旧事》,介绍了故乡在铁锅里洗澡的旧俗,借助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这奇异的习俗引起了轰动,连当时央视著名的美女主持都跟我说想到我家尝试一下。当时常州驻京办主任王亦农君跟美女详细介绍了浴锅洗澡的场景,美女惊住了,说那可不取,不过看还是想看看。自此,每年我在故乡乡下时,全国各地朋友到我家来看我的,一定要看看浴锅,拍张照片,这锅真正成了网红锅。其后关于浴锅的各种视频等蜂拥而起,都有流量,但多滥觞于我那篇《浴锅旧事》。每次有朋友看到类似视频,都会转发给我。

也因为这篇《浴锅旧事》的影响,亦农君建议我系列写写江南乡村旧俗,于是有了我的“江南旧闻录”系列,包括饮食,计已有百余万字。关于我家这口浴锅,我也写过多篇,从未重复。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转型中,这些回忆,重建了故乡许多关于乡村生活的集体记忆,也让我在故乡交了許多朋友。

浴锅洗澡的旧俗来源于哪儿,起始于何时,并无确证,我也曾到日本寻访。日本人称日本人在铁锅里洗澡的传统源自类似“请君入瓮”的刑法,但我还是觉得是明人从江南带过去的习俗。我在典籍里找到的国内最早在铁锅里洗澡的记录,来自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不过沈氏所记洗澡方式,并非如今日故乡犹存的浸泡在锅里洗,而是用类似蒸饭用的蒸格的木格架于锅上,人坐其上,有点类似蒸桑拿。算得上是蒸澡吧。

铁锅洗澡是农耕时代的传统。我祖父年近90时还喜欢铁锅洗澡;我父母如今仍然不习惯在太阳能浴室和电热浴室洗澡,他们喜欢也只在铁锅里洗澡。我也喜欢在铁锅里洗澡,一边洗澡一边和家人话家常,而弟弟只要在家,通常还会帮我搓背。大概是大前年,弟弟给我搓背时,还说了句:老兄啊,看上去到了七老八十,还得我给你搓背啊。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兄弟关系不就应该是这样么?》,《新华文摘》曾转载过。我们真的一直以,为七八十的时候,弟弟还会站在浴锅边上给我搓背。但是,要拆迁了。2月8日晚上,兄弟俩的搓背场景,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2023年春节时,我在锅里洗澡的时候,母亲在灶窠堂烧火,发现灶膛有点湿,原来那口锅漏水了,不能用了。过完年,弟弟拆下了旧浴锅,父亲到重新镇上买了一口新锅,然后请朋友帮忙重新砌好了浴锅。没想过,到秋天,传出了要拆迁的消息。

眼见故居将永失,朋友提出把锅送他,装在厂里。不过,父亲说,腾迁转移过程,这浴锅还得带走,与其他家什一起,装到弟妹家过渡。

故乡的浴锅,应该还会幸存于像我们这样恋旧怀旧的人家一段时间,成为故乡旧生活的遗物。但是,即使我父母带走了浴锅重支,他们在浴锅里洗澡的次数其实很有限了,他们在如此高龄的时候,将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并习惯在楼房浴室里洗澡。于我,关于浴锅的所有怀想,从此也只能在记忆和自己的文字中……

## 溧阳的老虎灶

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溧阳人,对老虎灶一定还有依稀的记忆。因为那时,分布在溧阳城大街小巷的老虎灶许多还没有拆除,家中的热水除一部分来自煤炉,大部分是要到老虎灶上去泡的。尤其是冬天和下雪天,是老虎灶最闹忙的时候。寒冬腊月用热水瓶到老虎灶泡回滚烫的开水,主要用来冲汤婆子灌盐水瓶,然后塞进被窝,暖热被窝睡觉,其余用来盥洗。

据说老虎灶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期。老虎灶的名称一说是受洋泾浜英语roof谐音而被称之为“老虎”;而另一种是江浙一带的传说,说这热水的大灶台有点像蹲着的老虎,前头堆烧柴束的炉膛是老虎张着的大嘴,后头一根烟囱伸到屋外就像老虎竖着的尾巴,在“老虎”的前胸接有两只龙头,还真像一只大老虎,从而得名。

我小时听前辈说,为什么叫老虎灶,因为“开老虎灶佬”都长得五大三粗,体魄似虎,还说,给老虎灶挑水的,担200斤左右的大水桶,咬着牙,瞪着眼,唬着脸,个个长得像老虎而得名。但老虎灶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一个烧水的和尚爱上一个村姑,两人私奔到上海,开了家热水店。这和尚姓傅,人称老傅,因上海话“傅”与“虎”同音,店名也就变成了“老虎灶”。

1949年11月,溧阳县政府有关部门对溧阳城奇特的一景老虎灶进行了登记,从而牵连出了老虎灶在内的溧阳城41家茶馆及240余间经营场地,可见当年老虎灶的虎虎生威与民生的息息相关。当然,直至溧阳自来水厂成立前,溧阳的老虎灶是没有自来水的,都是靠“挑水佬”从护城河、城中河里一担一担挑上来的。当年城中宝塔湾和洪桥等人人口密集区的许多挑水码头都很高,有的有几

# 陈锡良:多才多艺的老报人

今年76岁的陈锡良在江阴颇有名气。他会作文,又会画画,已正式出版连环画册7本、传记文学3部。近为创作新著,来常寻访有关家谱,与常州日报的老报人欢聚一堂。彼此几十年不见,气氛十分热烈。

我与陈锡良相识于1982年,他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首届毕业的本科生。当时南师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全省各新闻单位供不应求,他和张亚青先生(后调省委办公厅当领导秘书,曾任淮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江苏省党史办主任)分到常州日报。我们三人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他绘声绘色跟我讲了许多1977年高考的故事,一些情节跟电影《高考1977》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和他共事3年多,他的艰苦朴素、刚直不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锡良老家在江阴市月城乡,家属务农,家中有四五亩责任田,一到周六,他就急匆匆地往家赶,有时赶不上汽车,就骑自行车回家,常常大汗淋漓骑3个多小时。今天从常州骑车到江阴月城当然不用那么长时间,因为那时的石子马路曲里拐弯,坑坑洼洼。

1966年,锡良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0年,繁活脏活样样都干,耕犁锄耙无所不能。因此,他完全是副农民模样,一口浓重的江阴口音,胡子拉碴,脸庞黝黑,穿着衣裳从不讲究。中午一般在食堂吃饭,下午采访回来,晚了就在宿舍打开洋封炉(燃料是煤油,当时非常流行)自己做饭,大多是咸饭之类。米是家里带来的,放些黄豆煮煮,有时放几片鲜肉,弄得满屋飘香。

锡良在常州日报的时间不长,但他对这张报纸很是留恋。常州日报40周年报庆时,他精心创作了一幅国画,从江阴赶到常州,专门前来祝贺。陈锡良在报社干了3年多,写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报道。他不仅写新闻通讯,还写内参,敢于碰硬。他的一篇反映某行业职工疾苦亟须解决的内参曾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他跑过纺织系统,近年碰到纺工系统的熟人,他们至今仍然怀念锡良,说他作风踏实、待人诚恳,采访时深入车间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不以稿谋私,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

调回江阴老家的陈锡良,先是在月城中学校当教师。江阴日报成立,随即被调至县报重操旧业,任政文科长。他占了民主人士的光,江阴司法局需配备党外人士,没有学过法律的陈锡良阴差阳错地被相中了,当上了江阴市司法局副局长。陈锡良从此进

在江南的水乡,一个古渡口藏于烟雨之中,数百年来,人们于此往返。河上,有一艘古渡船,它的存在仿佛与河同龄,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艘船,便是爷爷的渡船。

晨曦中,爷爷摇起木桨,破开晨雾,开始了一天的摆渡生涯。夕阳西下,余晖洒满江面,爷爷又驾着渡船,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回到温暖的港湾。夜晚降临,星光璀璨,渡船静静停泊在渡口,爷爷则坐在船头,抽着旱烟,望着远方,似乎在回味着什么。

我从小就一直听爷爷讲述这艘渡船的故事,爷爷年轻时摆渡的画面跟他的故事一样清晰地印在眼前。船是爷爷的宝贝,陪伴了爷爷数十年,渡过了无数的人和时光。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实行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诸如“两免三减半”(头两年免税,以后三年半税)、“金鑫露”,还是东大街的“再生缘”,不管是“大观园”,还是“大公和”“得意楼”“怡园”等茶馆的老虎灶,鸡叫三遍时,第二锅水已经开了,老虎灶冒出热气、水蒸气四处弥漫,屋子里暖烘烘的,茶客们席坐满堂。慢慢地茶馆热闹起来了,说书的、听书的、唱滩簧的、听戏的、搓麻将的,大家捧着茶碗茶杯,讲讲山海经、说说家常话。而老虎灶的灶台前,灶台外灶台忙开了,早上、中午、晚上,忙得不可开交,而更多时候前来泡开水的人们提着竹壳热水瓶、茶壶等,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记忆中溧阳的自来水厂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真正挨家挨户装自来水是后几年的事了。从此,溧阳的老虎灶和上海、常州一样,开始用自来水了,这对当年溧阳城的所有老虎灶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也把“开老虎灶佬”或“挑水佬”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减轻用热水的压力,溧阳县有关部门对“老虎灶”和茶馆的热水设施进行了重新改造,极大提高了“老虎灶”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开老虎灶佬”的劳动强度。

如今,大部分的“80后”及此下一代,对老虎灶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不但没看到,甚至都没听说过。溧阳的老虎灶消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拆迁改造中,上海最后的老虎灶据说是消失在2016年,并有报道,但开老虎灶的人由于年代久远,原汁原味老虎灶经典的故事已经不容易找到了。



陈锡良新著:《黄毓祺传》《高僧巨赞画传》封面。

入政界,并担任江阴市、无锡市人大代表10年。退休前几年,他一直任江阴市文联副主席,业余爱好也从新闻写作转向文艺创作,先后出版的连环画有《喋血孤城》《千古奇人徐霞客》《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青岛》《吴歌春



前不久,陈锡良先生来常寻访有关家谱,与常州日报的老报人合影留念。左起:史燕、董阳、汪利平、朱琪、陈锡良、李寿生、金仲良、盛祖祥。

## 爷爷的渡船

我记得儿时和爷爷一同摇起木桨,启航于碧波荡漾的江面,也记得和爷爷一同出船,他掌舵,我撒网,望着渔网里跳跃的鱼儿的风景;每当船行至江心,爷爷停下手中的桨,望着远方若有所思的那种深邃的目光。沿途的风景依旧如画,渡口依旧繁华。除了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对古渡口的情感始终如一。

渡船上的一道痕迹,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它们记录了爷爷的辛勤

劳动和汗水,也见证了无数人由此摆渡、往来两岸的时光。我想象着爷爷年轻时的样子,站在船头,手持长篙,唱着古老的歌谣,与河水、与船、与岁月共舞。

古渡口,如同一位沧桑的老人,见证了无数日出日落,潮起潮落。船身斑驳,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木浆沉重,记载着劳作的辛苦。爷爷便是这古渡船的守护者,这艘船是他的命根子,也是他的精神寄托。每当他驾着渡船行

## 为台商企业服务

报关和提货。那时常州海关正在筹备,常州港也尚未建立,很多业务还得跑上海或张家港。

做好报关前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把科室人员一分为二:我带一年轻人赴上海报关提车,另一路负责组织外贸车队,待报关手续完成后到港口提货。这家台资企业则动员全厂力量,等着第二天傍晚拆箱收货,并由正筹建的常州海关派员到企业现场开箱验货。因此,该企业决定派一位台商代表跟我们到上海报关,以便随时商量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时的报关、提货手续十分复杂,各部门尚未实行联合办公,一批进口货物要在上海跑诸如外代、船代、海关、商检、港口甚至转运站、专用仓储等多个部门,要盖几十个章。我们为节约成本,既无小车送又不敢“打的”,全部乘火车、公交车加双脚奔波。我们头天下午乘火车赶往上海,在四川北路桥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就赶各路公交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那时有些上海人比较傲慢,根本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哪怕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稍有不顺便将单证往窗外一甩:“下一位!”除非你精通业务、合理解释或与他们已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否则绝不给面子。这不,在海关窗口报关时果然发现装箱单里有一捆书籍是不能夹带进口的,即使要进也必须单独申报和缴税。台商说是关于设备的技术书籍,但无济于事。我一面让台商立即打电话到台湾找编写者写份《赠送函》直接传真给海关,一面去找海关征税科长。征税科长热情地说:“啊,常州老朋友亲自来了,老将出马以一当十,有了这份《赠送函》,按规定可以放行。”在一旁目睹全过程的台商代表一再表示感谢。

马不停蹄忙碌了两个半天,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我们又赶到提货港口,与提货小组会合押车回常。晚7时许,浩浩荡荡的集装箱车队和进口小车终于开进了这家台资企业。常州海关关员早已在等候,担任过市经委副主任的吴嘉初关长也亲自到场,可见对台商企业的重视程度。

可是在开箱验货过程中又发现了问题:有一台小型空压机在装箱单上没有显示,几个刚从海关专业毕业的青年关员坚持要退回去。吴关长如何怎样解释,还是不放行。吴关长临时召集各方召开现场协商会并征求我

周璇各种身世,有的说“上海人,弃婴”,有的说“常熟人,私生子”,有的说“金坛人,被送养”,有的说“常州人,被拐卖”,以及混合说等等。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重点阐述“江阴说”,辨析“常州说”。他几次来常,找知情人了解细节,敲钉转脚,一丝不苟,每个章节都用事实说话,列举各种正史和野史,从中分析、比较、论证,最后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我是常州人,当然希望“金嗓子”周璇是常州人,但我更相信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相比较而言,陈锡良书中的“江阴说”比“常州说”更严谨科学,更令人信服。大凡读过此书的人,无不为之陈锡良独到的视角、精辟的分析所折服。

锡良的连环画新作《江上抗倭》,描绘明朝江南(以江阴为主,兼及常州)抗倭的历史,着重描述江阴县钱鏐率领民兵抗击倭寇而英勇献身的故事,从画面到文字,格调高雅,故事生动,时代气息浓郁。锡良在江阴的老朋友、后调常州工作的一位市领导对该书作了精彩点评:“哲人有言‘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读史能明志。因此,我乐意作序,并向江阴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推荐这本爱国、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乡土读物,希望江阴的老少少都能喜欢这本连环画。”

驶在江面上时,内心的烦躁与不安都会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与满足。他爱这艘船,更爱这片水乡和这里的人们。

时光流转,爷爷的背驼了,白发也悄然爬上了鬓角。新修的桥梁架通了南北,人们也无需坐渡船往返。古渡船静静地停泊在渡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熟悉的歌谣在耳畔响起,那是爷爷经常哼唱的曲子。我仿佛看到爷爷驾着渡船,在烟雨江南中穿梭往来。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爷爷对这片水土和古渡船的眷恋之情。

烟雨江南,古渡依旧。爷爷的渡船,停泊在岁月的岸边,承载着悠悠往事和深深的情感。

的意见。我根据曾经搞过国企管理的经验,从流水线设备和这台空压机的互补关系说起。我说:“当局部设备需要开动而整条流水线不需要全部运行之时,这台空压机为局部设备提供必要的动力,因此这是整套生产设备中不可或缺的配套设备。问题在于台方的装箱单上齐全它遗忘了,建议请台商重新发一份齐全的装箱单过来。”我的建议得到了吴关长的肯定,台商激动地立即打电话。很快,一份正确的装箱单传真过来了,海关验证后全部放行。时近午夜分别前,台商代表握着吴关长和我的手动地说:“常州人好,大陆人好,既懂企业生产又通情达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啦!”我说:“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一家人好说。”那些本来非常严肃的年轻关员们也异口同声地说:“对,两岸一家人!”

后来,我又为这家台资企业报关运输了好多批进口原材料。每次业务完成后,或共进工作餐时,大家敞开心扉拉家常。原来这个台商就是当年大陆赴台军人的后代,谈到父辈的经历,他感慨万千,我们都报以真诚的理解和关切,使他非常感动,融洽的气氛真像是一家人。30年过去了,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